

汛期野游热背后的冷思考

新华社“新华视点”记者 吴文诩
刘洋 张晨霖

7月25日晚，一45人户外徒步团被困于河北“网红”野山饮牛渠，直至26日凌晨，才被当地救援力量营救下山。

进入汛期以来，降雨频次增多，山洪、滑坡、河道涨水风险攀升。然而，仍有人贸然前往野山野水，多地发生游客涉险被困事件。

野游屡禁不止，如何破解这一安全治理难题？

暗藏风险

7月20日10时，北京市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。防御指引提示：“请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，非必要不前往山区，切勿进山露营，避免涉山涉水户外活动。”

20日傍晚，记者来到永定河京雄大桥附近水域，发现不少游泳划船的市民。在“禁止游泳”警示牌前，循环播放提醒的喇叭声中，有人跳水嬉戏，有人划着桨板漂向河道中央，同伴在水中拍摄视频。岸边一救生物品存放箱背面，贴有“桨板出租，五十两小时”的广告语。

比个人“探险家”风险更大的，是无资质运营的商业“野团”。

记者在小红书上发布“寻找徒步搭子”的帖子，24小时内收到十多家户外机构留言，这些机构平均每周会组织十几场活动。

一家持平台企业蓝标认证的机构推荐了一条曾有意外发生的野线，记者就此询问时，运营人员回复“知道，但不影响周末发团，下雨穿雨衣就行”。记者问及是否有安全装备，对方表示“所有装备自理”。

有从业者透露，组织一场京郊徒步成本约2000元，含大巴、领队费用，20人即可回本，最多能带47人，“人越多赚得越多”。但全程仅两名领队，无法覆盖全员，领队也并无相关资质。“没人看证书”“不提供保姆级服务”，该从业者说。

公开报道显示，今年汛期以来，已经出现多起游客盲目闯入野山导致被困事件。这类行为不仅将自身置于险地，一旦遇险，也会消耗宝贵的公共救援力量。

6月4日，一家四口徒步铁驼山，被困四天四夜。

6月25日，一女子打卡野生溪谷落

龙潭，被湍急水流冲走不幸身亡。

6月28日，9名户外探险人员在刺刀峡谷进行户外活动时发生意外，其中5人溺水。通报称，刺刀峡谷属非景区景点，尚未对社会公众开放。有救援人员表示，峡谷地形复杂陡峭、溪谷落差大，汛期雨水集中，山洪暴涨快、隐蔽性极强，无任何安全防护与救援保障，极易发生失联、溺水、被困险情。

为何拦不住冒险的脚步

一道道安全警示，为何难挡户外冒险的脚步？个体冲动背后，存在流量导向、认知偏差、监管短板等多重因素。

自入汛以来，多部门已多次发布雷电、山洪、地质灾害预警，反复提示市民远离未开发野山，禁止私自进山徒步、穿越。但记者调查发现，社交平台上仍有不少野线“种草”或招募帖，放大猎奇心理、助推风险传播。

小红书上“户外徒步”相关话题中，不少涉及未经开发、事故频发的野山，一些帖子专门传授绕过管控进山的方法。也有人分享“自然水域游泳点位”，下水点等信息标注详尽。

在抖音平台，有博主在视频中说“现在涨水了”，同时展示横渡金沙江的游泳装备，部分视频中有未成年人参与。在评论区，有人询问具体点位，多人详细标明位置。

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白晓晴分析，短视频传播具有“高光筛选”特性，一些博主更多展示精彩画面，易让受众产生“别人能去我也能去”的错觉，形成非正式的安全背书，传播效果甚至强于官方警示。平台对高风险内容识别不及时、分类不精细，偏重互动数据的推荐机制，也会形成“越惊险越有流量”的负向激励。

一些游客风险认知存在偏差，侥幸心理消解安全防线。

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宇表示，打卡野山野水是种“社交货币”，这一身份认同会让人下意识地低估现实风险、高估自身能力。不少游客对汛期山区风险认知不足，存在“不下雨就安全”“小雨不影响徒步”等误区，对山体滑坡、远程山洪的滞后性风险缺乏认知。

多名一线工作人员表示，野外点位面广线长，线下劝阻存在现实难点。

北京多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，每逢汛期，最“令人头疼”的就是劝阻野游爱好者。降雨、上游泄洪等情况都会令河道水量迅速增加。每当有预警，镇里会

安排巡河人员提醒游客抓紧离开，但一些游客置之不理。有人认为巡河人员无权干涉，有人还会抓起手机说：“你看我这显示的是晴天，哪有雨啊。”

此外，受访专家认为，当前大众轻量化、原生态亲水需求持续释放，但在一些地方，免费、就近、管理可控的合规亲水空间供给存在短板，难以满足消暑需求，单一依靠管控手段，反而可能让游客转向风险更高的无人管控水域，催生“越禁越追捧”的治理悖论。

守住汛期安全防线

越过安全红线，秘境便成险境。守住汛期安全防线，需要平台守住流量底线、组织者守住经营底线，每一名出游者也要守住生命底线。

白晓晴建议，平台可建立风险分级治理机制，针对高风险内容，强制要求标注区域开放状态、路线难度与保障条件等。运用关键词、地理坐标识别技术，对标注禁入区域、汛期高危点位的攻略内容加强管控。可进一步打通与相关部门的数据接口，在暴雨预警、景区关闭期间，对相关地点内容实施动态搜索拦截与流量降权。

“对于线上揽客、线下成团的隐蔽模式，可建立平台线索移送与部门联动查处机制。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赵精武表示，对无资质组团、汛期组织进入风险区域者，依法进行处罚。发生险情造成人员伤亡的，依法追究。对擅闯禁入区域、引发公共救援的个人，按规定追偿救援费用，切实提高违法成本。

赵精武认为，有必要推动完善户外领队规范化管理，探索推行高风险户外活动领队持证上岗制度，要求团队出行前核查天气预警、配齐安全装备、购买专项户外保险、制定紧急撤离方案。

治理乱象不能“一禁了之”。一些地方已开展探索，如浙江建成多个可供百姓“野游”的公开水域游泳场，经过改造提升，让“野游”的河道湖泊成为有安全保障、可免费游泳的游泳场。

一些基层干部表示，汛期安全宣传不能只停留在“遇险如何自救”的事后应对，更要前移关口，用真实事故案例直观呈现汛期野山涉水的致命风险。受访应急救援人员建议，进一步推动户外安全知识纳入公众科普体系，引导大众树立合规户外、量力而行的理念。

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

